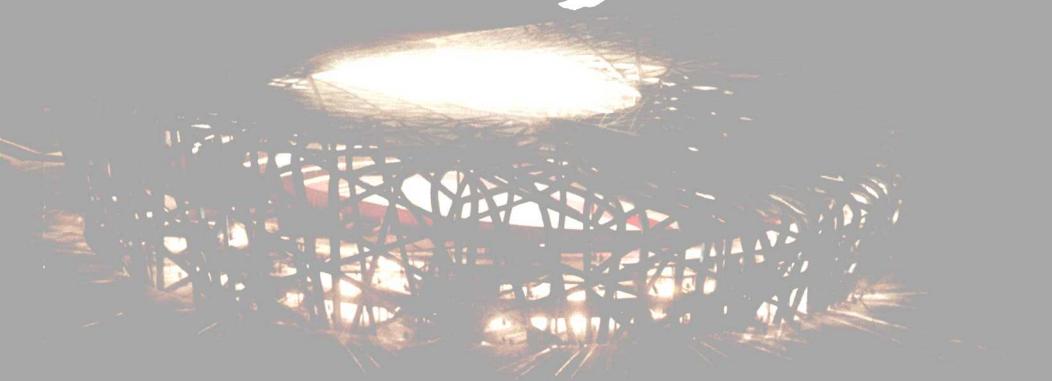


认识城北



NEW BEIJING

徐坤北 著





认识城北

新
北
京
三
部
曲

徐城北著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认识城北 / 徐城北著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7.4
(新北京三部曲)
ISBN 978-7-80228-255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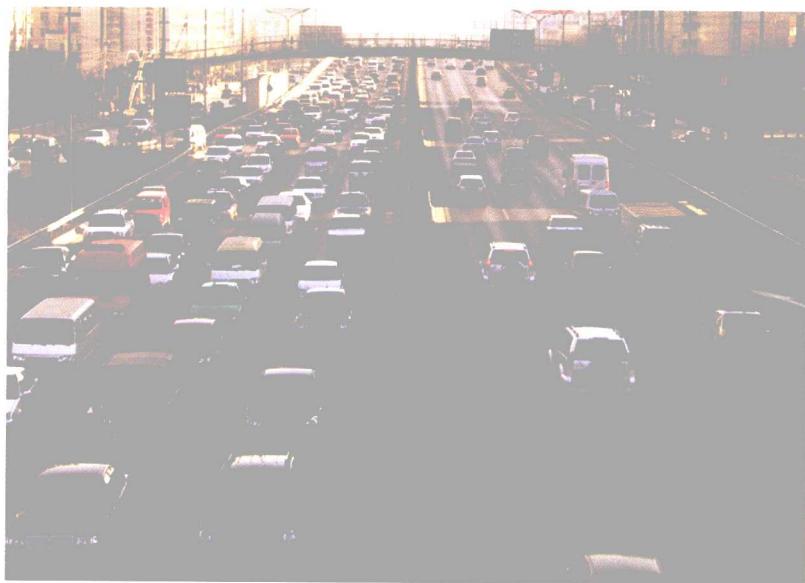
I. 认… II. 徐… III. 社会生活－发展史－北京市－现代 IV. K2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1459 号

认识城北

作 者：徐城北
责任编辑：陈晓云
装帧设计：王铭基 翁 敏
摄 影：李铁成 王希宝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总编室电话：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发行部电话：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中文网址：www.nwp.com.cn
英文网址：www.newworld-press.com
电子信箱：nwpcn@public.bta.net.cn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版权部电话：86 (10) 68996306
印 刷：北京外文印刷厂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880 × 1230 1/32
字 数：120 千字
印 张：8
印 数：6000 册
版 次：2007 年 6 月第一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80228-255-1
定 价：18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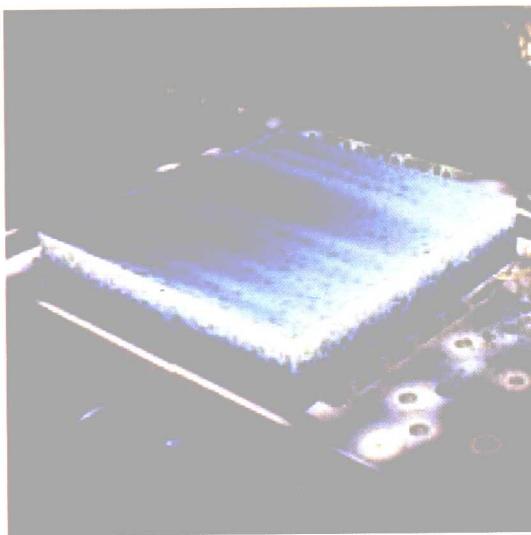


新北京的北部是一幅彩色长卷。它有宽阔的马路，有高入云天的高楼，有旋转的立交桥，有各种各样的汽车与来去匆匆的人群。



充满魅力的鸟巢（效果图）

它有刚建立起来的国家体育场馆，它表现出昂扬的民族精神，它把高科技与优秀的人文思想融化在一起，焕发出强大的生产力。



美丽的水立方（效果图）

目 录

自序 / 21

第一章 搬家城北	/ 23
如何写“城”与“北”	/ 24
北京“城”的突围史	/ 29
长征结束了	/ 34
我心抽搐了一下	/ 37

第二章 直扑北五环	/ 43
阔别的旧友	/ 44
令人不堪的“洼”	/ 51
说的没有想的多	/ 55
哪里放风筝	/ 6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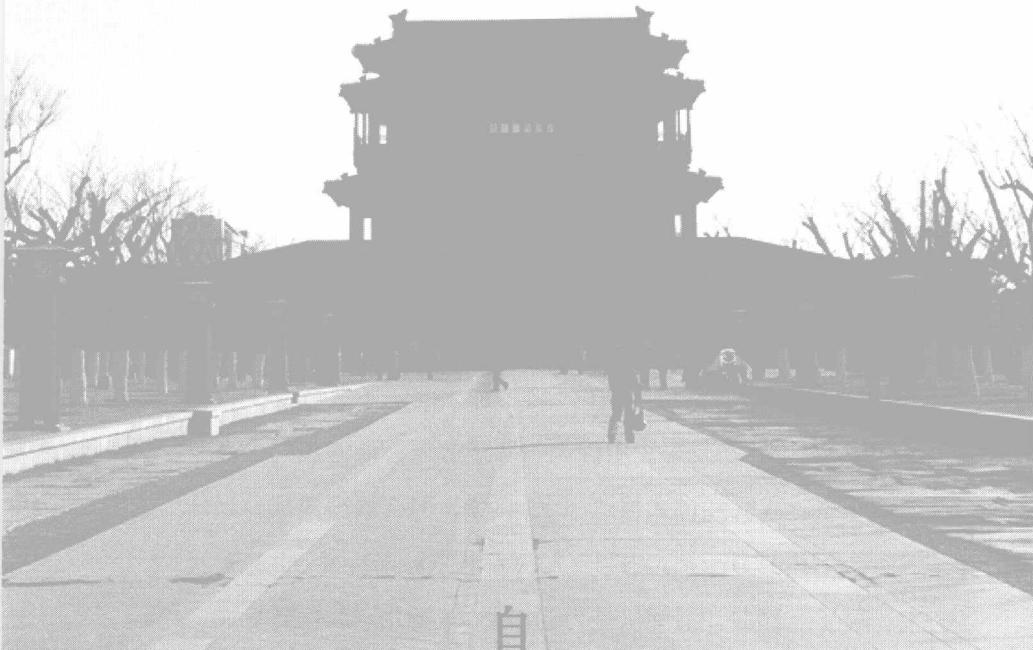
第三章 新城细瞥	/ 69
林立的新楼	/ 70
好印象千千万	/ 77
安适的白领	/ 85
相逢何必再相识	/ 89
北上渐远却有尽	/ 92
“上风上水”之说	/ 96

第四章 油然的阵痛	/ 101
地铁闯出了地表	/ 102
农村汇入城市之法	/ 107
迁居是几代人的事	/ 111
北之气象何来	/ 114

第五章 且唱且吟	/ 119
发现了737	/ 120
路过中央党校	/ 125
走在耕织图中	/ 128

目 录

车过两校	/ 131
感慨圆明园	/ 135
致敬万安公墓	/ 139
听到的植物园	/ 143
香山偶遇	/ 147
大学中的“北京学研究所”	/ 152
东线“798”非常吸引人	/ 155
中轴线东的京西学校	/ 159
咫尺也要跋涉	/ 165
<hr/>	
第六章 圆明园之思	/ 171
一石击起千层浪	/ 172
什么是遗址	/ 176
推土机所荡平的	/ 181
“带职下放”的启示	/ 185
地下水沉降谁负责	/ 187
问题接二连三	/ 190
圆明园只是三十分之一	/ 193
<hr/>	
第七章 放飞鸟巢	/ 197
张洁的感觉很准确	/ 198
设计师的精神家园	/ 202
阵痛又再现了	/ 207
偏爱那不规则的“枝桠”	/ 212
如何放飞	/ 215
“水立方”梦幻曲	/ 219
<hr/>	
第八章 难吹的终场哨	/ 225
北京始姓“北”	/ 226
京北更姓“北”	/ 232
文化之“北”需要养护	/ 239
终场又将开场	/ 246
<hr/>	
后记	/ 252



自序

我已在这个世界上漂流了大半生——年轻时倒霉，“文革”中期独自漂流过一年半，走过22个省市。中年调回北京，安排在中国京剧院工作。脚野惯了，不仅随同演员们到外地巡回，同时也与作家朋友到各处参加笔会。退休之后，脚依然闲不住，又因参与一些文化工程到处游走。尽管每次外出都十分兴奋，但也奇怪了：没离开北京时想出去，可刚出去了没两天，却又千方百计想回来。只

要脚一踏上北京的土地，心里就觉得安然了。这大约与我早年接受的文化背景有关：老北京那一大批文化人，我实在是太敬仰他们了，或许也与我后来从事的京剧、老字号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。总之，我是越来越觉得只有对北京的研究，才应该成为我的归宿。加之北京不久就要主办奥运会，这实在是每个中国人一辈子都未必能遇到的大事与幸事。我既然过去写过《老北京》，那么顺理成章，为什么不再努力一把，去写一写《新北京》呢？《老北京》我写了三部曲，不仅仅是为了对称，《新北京》也要写成三本。当然，我也知道，人们喜欢看写老事物的书，因为“老”当中历史文化的积淀多；而写“新”则不同，一旦“为新而新”，新“完了”也就彻底“完了”。我注意到这一点，力求写明“新”与“老”的关联，在这个关系上我们有太多刻骨铭心的教训啊！无须再多说了，就请您慢悠悠地逐页往下看吧。

作者

2005年10月

搬家城北

欧陆经典楼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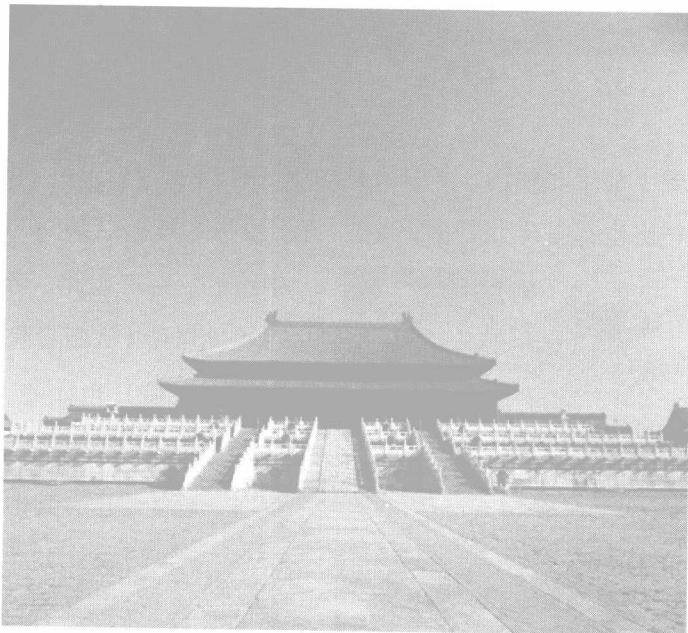


如何写“城”与“北”

研究城市，至少要多关注所居住的城市，是城市人不容推卸的任务。但城市太大，个体的城市人又太小，于是就给这种研究或关注带来困难。那么，就先截取自己熟悉的局部吧。我首先关注起城（市的）北（部）——恰巧与我“同名”，这倒是没想到的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从北京独自跑到新疆塔里木河流域，这明显是从“城”到“乡”，而且是从中国首都去往西部最遥远的乡村，其间的落差就可想而知了。“文革”中期，我“探亲”回到北京，随后又被迫跑出北京，在一年半时间里先后跑了二十几个省、省会及若干地级市，我才更深懂得了“城”与“乡”的真正差别。六七年后，在新疆基层知识分子纷纷回流到内地城市时，我也试探着想迁回北京，但户口解决不了。退而求其次，我调进与北京南部接壤的河北小县。这一待又是七年。是这些最实际的生活经历，让我充分懂得了“城”与“乡”的巨大差异，它绝对不是嘴上说说，就能在某天早上就洞然明彻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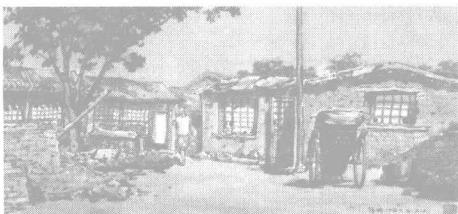
说过了“城”，再说“北”——城市方向中的“北”。中国城市何其多，许多城市根本无所谓“东、西、南、北”，就那么或方或圆的一团。但我坚信一点：凡是郑重的城市（尤其是其中的“都城”或“准都城”），大抵都是讲究“东、西、南、北”四个方向的。我在全国各地奔波时，没少在斜线或曲线上奔波，公路是斜



北京最大的北房是故宫中的太和殿

的，河流更是弯弯曲曲的。然而等你进入郑重的城市，就一下子裁弯取直了。城市的四个方向应该是分明得

一点都不差的，最好的屋子一定是北房。北房冬暖夏凉，住了北房的人是最有福气的。因为北半球上，太阳每天都要东升西落，北房的感受最鲜明也最舒服。全中



大杂院

国的普通人都有这感觉，那皇帝老官就更不用说了。北京的皇宫（如今叫故宫了），重要的

房子都坐北朝南。宫中又分为东、中、西一共三路。每一路也都是坐北朝南，当然，东、西两路是护卫其间的



地坛庙会

中路的。皇宫如此，老百姓的居所（从四合院直至大杂院）也如此。北房永远是最郑重的房子，总能“压”其他房屋“一头”。再比如北京的庙会，这可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游戏场所了，重要的庙会也同样要分成东、中、西三路，



地坛

而重要摊位也同样设置在中路。如果您是东、西两路上的摊贩，如果羡慕中路的位置，那也只能在中路摊贩“出缺”了时，再托门子走路子，找大人物“一说”，这搬迁的事也就成了。至于北京城的老戏园子，大门朝哪儿开的都有，里边的戏台也同样是朝哪边的都有。可这怎么突出“北”的方位呢？艺人们不怕，他们创造了舞台的感觉与办法。不管戏园子的大门朝哪边，他们只认准了登台的上场门——那里一定是东方，而下场门就一定是西方了。只有“面南背北”做戏，那身上与心里才能舒坦！这是戏曲与生俱来的法则——也不管戏曲的发生地点是城是乡，更不管发生在哪个朝代，反正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之上，而中国的太阳和北半球的一样，每天都东升西落——有了这个大背景与总认识，戏曲舞台上的总感觉也就有了。演员这样演，观众这样看，一代传一代，戏曲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。

再来看看现实中的北京城。从封建意识来说，只要开国君主把城墙修好了——这个城圈中的土地，就叫作“城”了，而“城”之外的部分，也就叫作“乡”了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，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，后来打跑了亲侄子，自己在南京称帝。可他觉得只有北京才是自己的起家之地，决定移都北京。他在北京现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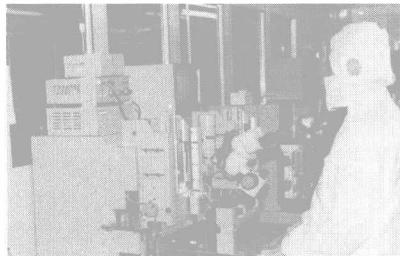
了一个很大的都城，首先确定下皇宫位置，以及王爷与大臣们的府邸，然后再吸引商人入住北京，可以发给适当的地皮去盖房，但钱得他们自己拿了。他准备让这样呈正方形的北京城，就千秋万代地延续下去。不料到后世明嘉靖的时候，北京城的北部不断又有少数民族袭扰，必须在原来的四方的城市之外，再套上一个更大的四方形，以形成一个“回”字形的特大国都。这本是“不得不为”之事，皇帝也安排大臣去做了。奇怪的是，袭扰明明来自北方，但修外城却从南边开始。结果修了一半，就再没有修外城的钱了。原因是信奉道教的皇帝挪用钱款，用到维修道观的工程之中。大臣们不敢说话，增修外城的工程半途而废，北京城从此变成了“凸”字形。大约嘉靖皇帝想：“北京城让朕给它变了一次体形，可变动就到此为止，后世无论谁也不许再突破它了。”

北京“城”的突围史

研究始于认识。认识又是从出生就开始了的：出生时小眼睛一睁，就开始认识外界了。这外界又是从母亲的乳房开始，逐步扩大到房屋、街道与人际关系等越来越复杂的事物。人活一生，也认识一生，主动者是从青年开始，在认识的同时也就开始了改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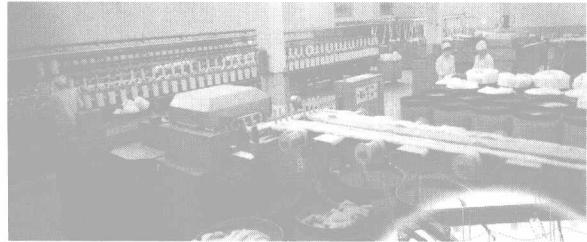
此后北京的君主或统治者，都遵从了明嘉靖的这一心愿，几百年间再没有扩大北京的城区。至多是在一些城门外又开辟了城厢。“厢”者，靠近城边的地方，最初多属违法，上不了地图的；但慢慢它变成了地面上的实际存在，连新版地图也需要进行增补。明世祖朱棣开始建设的北京，气魄与规制都很大，似乎一开始就是一个成熟与伟岸的“成人”。等到了清朝，当中战火与贫病交替，它缓慢地变成了“老人”。“老人”开始日薄西山，思想与行动上因袭旧规，不再想做大的变动。唯独等到二十世纪中叶，人民共和国建立了，北京也猛然变为“青年”，对前途又跃跃欲试了。在此之前，日本一度占领了北京，筹划在西南方建设“新北京”，在那

个区域盖过一些大屋子。可还没来得及具体运作，就溃败了。解决初期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朋友们，一起上书党中央，建议向西部发展，把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



北京半导体六厂生产车间

各部委，都集中在阜成门外的三里河至月坛一带。建议没有被采纳，因为当时党的政策是向苏联“一边倒”。五十年代初期，北京的大动作有如下几个：



1990年北京毛纺织厂车间

一是军委向西发展了，利用原来日本人搞的几个大院，建立



1994年北京清河毛纺织厂车间

了我军的几个司令部。二是北京市委也不甘心再背上“消费城市”的旧帽子，于是在东部的朝阳区，先后盖了三个叫“城”的工厂区：纺织城、